

油畫是西方的繪畫名稱，也是他們的作畫材料。在東方稱為油畫作品的含意，便是指西畫；而近十數年以來，在國人積極推展現代美術的運動中，已經把水彩、水墨、版畫、雕塑等一併納為致作的標題，彷彿這些類別，已經和東方原有的藝術融為一體，其實不然。

除水墨與國畫中的墨色繪畫有關，木刻是我們的版畫而外，其它材料都和我國的有別。特別值得標出的是，無論水彩、水墨、版畫、雕塑(包括其他新的造型等)，其作品的製作，都是直接採西式，間接亦有揉合固有方法者，擴而言之，就是中華固有藝術中的每一項製作，大都受到影響，此為不容否認的事實。

我們為把油畫稱為西畫，其中含有兩種意向：其一、希望我們採用西方的材料來創作屬於東方(最好能代表中華文化)的作品，其次是根本認定油畫已經是大家作畫的工具，何必拖上一項無關宗旨的名號(洋畫一如日本)？

這兩種期冀，都應該列為專題研究，俾能杜絕文化交流上的洋化不畏症以及它可能帶來的羈絆藝術創作的停滯不前。

美術是視覺性的藝術，容易一目了然，非常便利判別中西。其他如文學、音樂、舞蹈……都同樣遭遇以上的境況，最令人頭大的是，如何能在不失本位文化精神之下吸收外來智慧？如何將他山之石，砌入自己危傾的所在。在這方面，我們常常看到把西洋式的舞蹈著上中國的服飾，以西方的樂器伴奏黃梅調，以及國字排列的新詩，更有以油畫材料做國畫山水……等。

平心而論，國人的進取心是一件事，而藝術創作的程度是另一事，這正像望子成龍是一種理想，而確切的教養是另一件事。

祇要對歷史稍下功夫，就不難找出我國藝術文化和其它文化交流的過程；如漢唐、宋元，不只是藝術，其它如經濟、國防、宗教等，無不吸收外來的營養，逐漸壯大自己。

造成我們不能面對事實的原因有二，即思想上兩個令人混亂的極端：一個是民族文化的再造，一個是現代科學的奠基。前者，往極端裡想，就進入反對「全盤西化」，往極端處走，就開向倒行故步自封！後者亦然；往極端想一無是處的舊紙堆，昨日之飽怎能充日後之飢？朝極端中走，恨不得打倒一切，革舊除習，來一個炬竈另起！

其實這兩種姿態，同樣出於愛心，所謂愛之深而恨之切！但是可怕的是另有惟恐天下不亂的第三者介入的話，則撥火可以助燄，落井而後下石了！

我想，正本清源，還得先從教育看起，因為從事教育的人比較有耐性。比如一位批評家，和一位教人如何批評的人相較，前者的火器要大得很多；然而火器對文化建設毫無作用可言！

在大專藝術各項科系之中，有國樂西樂，有國畫西畫，有外文中文……我們必須把「中外」分別作深入的學習，更必須把「古今」分別作詳實的比較。

在教育上，很清楚地把學習列為截然不同的階段，不混為一談的那就是「習作和創作」是兩件事。

創作建立在習作基礎之上，不隨便承認創作及其價值，衡量有一定的方法，由淺而深，具有嚴格地客觀標準。若有閉門造車者也無妨，但必須能有國際賽車的速卒。

國際藝術，日有新的進境，如同現代科學日有創新，教育本身，首先承認基礎—由現代化的目標，列民族文化再造之間，必須有無數的創作實來充填，這一切都必須建立在種種學科的基礎之上，絕對不可以只冠以名詞所能將事。奢談「民族」，對文化建設毫無作用！

因此學西畫，學西樂，學外國文學，和學棒球、籃球，以及國際貨幣銀行，乃至太空科學……完全一樣，苦練棒球可以打贏，鋼琴、指揮、做畫、水彩照樣也可以得獎。但是，獲獎的內含却不容蒙混，這些項目都是西方的，換言之，在西方既定的項目之下，作品成績達到某種程度方可得獎，與獲得碩士、博士、超博士、院士……同樣是一種教育上的程度測驗而已！

根據教育發展的安排，今把學術的範圍擴大到無垠，使創見(思想)、創作(藝術)、創設(產業)聯為一氣，來對所謂文化建設作基本的規畫和調整，所謂民族復興才有指望，文化再造，才有可能。

準此，我們的國粹，如道學、禪學，早有外人來學習，如中醫、國術約已成為國際上熱門知識。如果有一天我們的尖端學科節節上昇，我們的現代藝術能從追趕、並駕、而超邁時，我們的音樂、繪畫、戲劇，將會和現在固有的國樂、國畫、國劇，大不相同。必為其他民族國家所競習，那時候，冠不冠“國”的名號，就真的無關宗旨了。

這些在教育上的層次，就是知識的等級。小不可以冒大，低無法窺高，不能以偏蓋全，不可能以假亂真，學為學，創歸創。中屬中，西屬西，以能精通中西為基礎，融滙屬於「創」的境界，決非易事！

—可見我們學種種國粹，原是為了能再造國粹，我們留學國外，學習種種他人的國粹，也原是為了再造國粹。一般鬥嘴磨牙；中乎、西乎？葛籐之辯，恐大多係原地未動者多事耳。